

铁 血 大 旗

(上)

古 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铁血大旗（上、中、下）

古 龙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5印张 749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0册

*

ISBN 7-5059-1313-1/I·941 定价：14.40元

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

——我为何改写《铁血大旗》

一

人都是会变的，随着环境和年龄而改变，不但情绪、思想、情感会变，甚至连容貌、形态、身材都会变。

作家也是人，作家也会变，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更会变。

每一位作家在他漫长艰苦的写作过程中，都会在几段时有显著的改变。

在这段过程中，早期的作品通常都比较富于幻想和冲动，等到他思虑渐渐缜密成熟，下笔渐渐小心慎重时，他早先那股幻想和冲动也许已渐渐消失了。

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算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之一。

二

如果有胸怀大量的君子肯把“写武侠小说的”人也笔为作家，那么我大概也可以算为一个作家了。

我第一次“正式”拿稿费的小说是一篇“文艺中篇”，名字叫做“从北国到南国”，是在吴恺玄先生主编的“晨光”上分两期刊载的，那时候大概是在一九五六年左右，那时候吴

先生两鬓犹未白，我还未及弱冠。

如今吴先生已乘鹤而去，后生小子如我，发顶也已渐见童山，只可惜童心却已不复在了。

吴先生一生尽瘁于文，我能得到亲炙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写到这里，心里却忽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怀念。

除了还有勇气写一点新诗散文短篇之外，写武侠小说，我也写了二十年，在这段既不太漫长也不太艰苦的过程中，也可以分为三段时期。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铁血大旗）、“情人箭”（怒剑）、“浣花洗剑录”、（浣花洗剑）、“绝代双骄”，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

而一部在我这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到的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想“求新”、“求变”、“求突破”，我自己也不知是想突破别人还是想突破自己，可是我知道我的确突破了一样东西——我的口袋。我自己的口袋。

在那段时候唯一被我突“破”了的东西，就是我本来还有一点“银子”可以放进去的口袋。

三

口袋虽然破了，口袋仍在，人也在。

我毫无怨尤。

因为我现在已经发现那段时候确实是我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胆子也最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写，也什么都敢写。尤其是在写“大旗”、“情人”、“浣花”、“绝代”的时候。

那些小说虽然没有十分完整的故事，也缺乏缜密的逻辑与思想，虽然荒诞，却多少有一点味。

那时候写武侠小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写到那里算那里，为了故作惊人之笔，为了造成一种自己以为别人想不到的悬疑，往往会故意扭曲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使得故事本身也脱离了它的范围。

在那时候的写作环境中，也根本没有可以让我润饰修改、删减枝芜的机会。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谈也不要谈。

这种写作态度当然是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提起的，但是我一定要提起，因为那是真的。

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

却是我的悲哀。

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忽然间，我口袋里那个破洞居然被缝起来了，大概是我思想中某几条线缝起来的。

因为我同时也发现了我思想中已经缺少几条线，有些我本来一直自认为很离奇玄妙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不敢写了。

可是以前那些连我自己都认为有些荒诞离谱的故事，至今我还是觉得多少总有一点可以让人觉得紧张、刺激、兴奋、愉快的趣味。

我能不能把那些故事换一种写法，换几个人名和一个书名再写出来？能不能把旧酒装在新瓶子里？

不能。

重复写雷同的故事，非但反而会让人更觉烦厌，自己也会觉得不是滋味。

所以我才想到要把那些故事改写，把一些枝节、荒乱、不必要的情节和文字删掉，把其中的趣味保留，用我现在稍稍比较精确一点的文字和思想再改写一遍。

这种工作已经有人做过了。

在香港，有一位我一直非常仰慕推崇的名家已经把他自己的作品修饰整理过一遍，然后再重新发表。

我的一位至友和结义兄长，也曾将另一位名家曾经轰动一时的名作删节润饰，至今犹在海外各大报章杂志连载中。

他们工作的环境与条件，他们的慎思与明断，都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我写的那些敝帚自珍的东西，更不能和那些名作相提并论。

我这么做，既没有一点“想将之藏诸名山”的想法，也没有一点想要和“唐宋剑侠与水浒相比较”的意思，这一点是我特别要向曾经在中国时报痛责过“武说”的一位君子，请求谅解与原谅的。

我这么做，只不过要向读者诸君多提供一点消遣和乐趣而已，如果能够让诸君在消遣之余还有一点振奋鼓舞之意，那就更好了。

四

我写的大多数小说，都已由只能在租书店流转的小薄本改为勉强可以登堂的大厚本了；其中只有极少数例外，因为我知道小薄本的读者总是比较少一点；能看到的人也不会太多。

所以我一直想把这几部书保留，作为我改写的尝试。这几部书之中当然也有一些值得保留的价值。

这一部“铁血大旗”就是其中之一。

六八、三、廿九、夜深

目 录

第一章	西风展大旗	1
第二章	司徒笑的笑	21
第三章	生难死易	69
第四章	空谷幽兰	93
第五章	死神宝窟	116
第六章	洛阳风云	143
第七章	惊 变	196
第八章	明珠索魂	226
第九章	荒祠冷语	277
第十章	寒水香舟	297
第十一章	峰女飞兵	327
第十二章	恩仇问苍天	364

目 录

第十三章	英雄铸剑	387
第十四章	艳姬忤情	415
第十五章	惊闻碧落	435
第十六章	咫尺天涯	456
第十七章	履上足如霜	482
第十八章	英雄铁炼钢	501
第十九章	九天仙子下凡尘	532
第二十章	魂飞魄散	565
第二十一章	武道禅宗	582
第二十二章	举中有奇	599
第二十三章	各怀异心	635
第二十四章	重重隐秘	658
第二十五章	多情空余恨	680
第二十六章	无语问苍天	713
第二十七章	生死两茫茫	731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斯人独憔悴	751
第二十九章	阴错阳差	775
第三十章	人间惨剧	808
第三十一章	往日泪痕	828
第三十二章	夜半歌声	849
第三十三章	毒神之秘	366
第三十四章	悲歌断肠	898
第三十五章	铁血柔情	912
第三十六章	草原风云	933
第三十七章	祸福无常	950
第三十八章	因祸得福	978
第三十九章	天崩地裂	1004
第四十章	香消玉殒	1031
第四十一章	草原之猎	1045
第四十二章	落日照大旗	1073

第一章 西风展大旗

夜色渐浓，无月无星，枯草丛中，虫声唧唧，使这苍茫的原野更平添了几分凄凉萧索之意。

黑暗中却来了一个人，身法轻捷，来势如电，见到这面大旗时，立刻脱下衣衫，解开发辮，赤身散发，缓缓跪了下去，跪在那孤独的迎风招展于荒原中的大旗前，神色间带着种不可掩饰的悲哀与忧郁。

他笔直的跪在旗下，石像般动也不动，静寂中却忽然响起一阵急剧的马蹄声，一个苍老雄浑的语声喝问：“来了么？”

“在这！”

两行人马，带着两股烟尘，急驰而至，左面一行三人三马，一个是身躯粗长面带微须的中年男子，一个是短小精悍目光灼灼的少年，还有一人，面色黝黑，满身黑衣，身后斜背着一柄乌鞘长剑，只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夜色中闪烁生光，端坐马上，当先驰来，双臂一振，凌空翻了个身，飘然落在旗下。

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马上微一探手，便已抄住了他的马缰，马势一缓，已有两条人影掠过，却是右面驰来的一个虬须

老人和一个青衫少女。

赤身散发跪在旗下的人仍然跪在旗下，动也不动，虬须老人紧握双拳，旗杆般站在他面前，满面怒容。

黑衣少年、青衣少女，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木立在他身后，风声呼啸，天地间杀机沉沉，虬须老人忽然厉喝一声，一掌向赤身汉子劈下。

一声轻叱，一条人影掠来：“大哥且慢！”

那中年男子，已轻轻架住了他的手掌。

老人怒道：“你要做什么？”

中年男子叹道：“七年都已过去，再等一刻又何妨？”

虬须老人胸膛起伏，虽然怒极，却垂下了手，沉声问：“刑马已备齐了么？”

赤身汉子一听“刑马”两字，面色突又惨变，黑衣少女垂手道：“三叔、四弟俱已得手，弟子也将天武驛局总驛头那匹“乌云盖雪”取来，三弟和么叔却直到此刻还未见踪影。”

中年男子道：“我取的是盛家庄那匹“紫骝”，四侄取的是落日牧场那匹“玉蹄朱龙”，这些都轻易得手，自然回来得快些。”

三匹健马已经系在树上，木叶肖肖，健马长嘶，青衣少女看着跪在旗下的人，忽然转过头去，不忍再看一眼，众人也俱都神色黯然。

“么叔来了！”

狂风吹过，方才插旗的铁汉，赤足飞奔而来，掌中竟高举着一匹黑白相间的花斑大马，双臂筋结，根根凸起，满头汗珠流落，奔到正前，大喝一声：“接住！”

双臂一振，竟将这匹花马直掷出来。

黑衣少年与精悍少年双双跃起，一人接住了马的一双前足，一人接住了马的后足，乘势后掠，将花马轻轻放下，黑衣少年伸手一掌击在马颈上，花马唏哩哩一声长嘶，想要跃起，却被他双手扯住马鬣，空自扬蹄怒嘶，无法前奔一步。

赤足铁汉一抹头上汗珠，道：“这匹‘飞云豹子’，当真和霹雳火那厮一般的臭脾气，竟连俺都服侍它不下，只得将它制住，一路举了过来，倒变成马骑人了。”目光一转，又变色问：“小老三呢？还没有回来？”

中年汉子摇了摇头，赤足铁汉顿足道：“我早就知道寒枫堡戒备森严，冷老匹夫更是不好对付，他却偏偏抢着要去……”

赤身散发跪在旗下的汉子忽然脸色大变：“三弟已到寒枫堡去盗那匹冷龙驹了么？”

老人大喝：“住口！你贫恋女色，欺师灭祖，我云翼没有你这个孽子，云老三也没有你这个兄弟，他就算死在寒枫堡，与你又有何关系？你再敢唤他一声三弟，我立时更将你碎尸万段！”

赤身汉子垂首道：“孩儿自知罪孽深重，早已未存活命之心。”

云翼厉喝道：“你既然自知罪孽，为何还要做出如此无耻之事？寒枫堡与我云氏一家世代深仇，你难道不知道？”

双臂一张，对天悲嘶：“我云翼一生英雄，却想不到生下这样一个不忠不孝的孽子！”嘶声悲激，有如猿啼。

中年汉子黯然道：“他已经知道错了，大哥你难道不能留下他的生命，削去他的双足，让他一生残废？”

赤身汉子面色沈凝，凄然一笑，道：“云铿犯下了重戒，甘受五马分尸之刑，以立我大旗门中的威信。”

赤足铁汉一挑拇指，大声道：“好！这才象大旗门下弟子说的话！”

云铿黯然道：“我死不足惜，只望爹爹能饶冷青霜一条活命，此事与她本无关系，这全是我自己的错。”这条不怕死的好汉眼角上居然泛出晶莹的泪珠：“何况她腹中已有了云家的后代了。”

云翼面色大变，远处却又响起一阵蹄声，一匹白马，银箭般在夜色中直奔而来，马鞍上似乎空无人迹，中年汉子皱眉道：“钟儿呢？”

话声未了，眼前一花，一条白色人影忽然自马腹下钻出，就已稳稳的立在马鞍上，朗声笑道：“冷龙驹终也被我收伏了！”

笑声中白马急驰而至，四蹄一收，就动也不动的立在了大旗前面，马上一个面如冠玉、满身白衣的少年，耸肩跃起，凌空翻了三个筋斗，笔直掠了下来，看到旗下之人，又惊又喜：“大哥，你终于回来了！”

云翼只作未闻，沉声道：“三弟，宣读罪状，立刻施刑！”

中年男子黯然一叹，俯首道：“铁血大旗门掌刑弟子云九霄，代祖师爷执令，谨判叛徒云铿，重色轻师，暗中通敌，应受五马分尸之刑！”

云铿面色突变，嘶声大喊道：“原来你们叫我盗马，为的竟是要害大哥，原来你们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一人！大哥他犯了什么过错？要身受五马分尸的惨刑？他不过只是爱上

了一个姓冷的女人而已。”转过身来，扑地跪倒地上道：“爹爹，你难道就不能饶大哥一次？他毕竟是你老人家的孩子呀！”

云翼面如青铁，木立当地，黑衣少女以及那精悍的少年一齐跪了下来，云铮膝行两步，抱住他爹爹的腿：“爹爹，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云铮突然大喝一声，长身而起，大声道：“二弟、三弟、四弟、五妹，你们大哥错了，你们再也不必多说，好生孝敬爹爹，生而为云家子弟，怎能与寒枫堡中之人相爱，爹爹，孩儿不孝，沾污了铁血大旗，只有以鲜血来为它洗清了！”

话声未了，忽然反手一掌，击在自己天灵盖上，一声惨呼，血光飞激，云铮扑了上去，云九霄黯然回首，赤足铁汉双目圆睁，瞬也不瞬的望着那一面迎风招展的铁血大旗。

云翼目光森寒，面色如铁，高大威猛的身躯也已在不住的颤抖，痴痴的木立半晌，突然反手一把抓起了那杆铁血大旗，厉声惨呼道：“苍天为证，我铁血大旗门下子弟流出的鲜血，点点滴滴，都不是白流的，凡我铁血男儿，都不要忘记今日的教训，更不要忘记先人的血誓，苍天为证，我家男儿复仇的日子，已从此刻开始！”

呼声悲激高亢，直冲霄汉，他目中却已老泪纵横。

秋风呼啸，大旗舒卷，夜色更深，天地间的杀机也更重了。

云翼仰面举旗，只到天风吹干了他目中的泪珠，才沉声道：“铁中棠留此施刑，别人都随我走！”

“走”字出口，大旗又展，一阵狂飙扫过，他身形已在三丈开外。

云铮大喝一声，翻身而起，嘶声道：“云家的嫡亲骨肉，为何要叫外姓弟子施刑？”

云翼须发飘拂，缓缓转过身子，一字一字的说道：“入我大旗门中，便是嫡亲骨肉，谁敢再提‘外姓弟子’四字，有如此石！”

语声未了，大旗倏沉，“铮”的一声，火星飞激，他身旁一方三尺见方的黑石立刻裂为碎片。

云九霄一声轻叱：“走！”

展动身形，拉着云铮如飞掠去。

青衫少女幽幽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霍然转过身子，随着精悍少年，轻烟般没入无边的夜色中。

人影一闪，便已消逝，黑衣少年木立在荒野上，凄风中马嘶不绝，他身子却久久不动，只有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在黑暗中闪耀着寒星般的光采。

二

一声霹雳，暴雨骤落。

五匹健马，齐齐昂首长嘶一声，向外奔出，刹那间便分成五个方向，马尾后溅出五条血迹，但转瞬便被大雨冲得干干净净。

黑衣少年铁中棠颇长的身躯，旗杆般卓立于暴雨中，他

满面水珠，滴滴流落，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马性识途，五四分向而骑，正是奔回自己主人的马厩，那冷龙驹方才在云铮手下虽然驯服，但此刻放蹄而奔，却有如天马行空，矫如游龙，暴雨中只能见到一条白影奔腾而过，根本无法分辨形态。

乌云浓霾，泼墨般的东方天畔，终于微微露出了一丝曙色。

曙色下，群山边，屋影憧憧，千椽万脊，沉睡着一片庄院，正是威镇天下的武林重地寒枫堡。

冷龙驹长嘶一声，奔行更急，冲入了一片浓林，林中道路蜿蜒，泥水飞溅，突听一声呼哨响起。

一条人影自树梢飞落，显然早已捏定时间，要一跃落在马背上。

可是冷龙驹奔行太急，这个人刚落下，冷龙驹便已擦身而过，刹那之间，但见这人身形凌空一提，倒翻了一个筋斗，手掌自胯下穿出，一把刁住了冷龙驹的马尾，随着马身悬空飞驰了一段路途，猛然提起一口真气，再次呼哨一声，飘然落在马背上，轻轻拍着马背鬃毛，低语道：“马儿马儿，不记得我了吗？”

夜色中只见此人剑眉星目，满面悲愤，正是云铮！

冷龙驹奔行本急，此刻竟真的好像还记得这个曾经将它收伏过的少年，低嘶一声，停住了脚步。

云铮却比马还紧张，翻身跃到马尾后，只见两条粗索自